



侗学研究

侗学研究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侗 学 研 究

《侗学研究会》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谭良洲

封面设计：吕凤梧

侗 学 研 究

侗学研究会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省府大院内)

贵阳实验小学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306千字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1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ISBN 7-5412-0155-3/z·13 定价：4.30元

前 言

侗族世居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及鄂西地区,人口近200万,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侗族以她的勤劳、智慧和富于创造精神,以她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艺术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侗族以其鼓楼、风雨桥、凉亭为代表的其造型、结构和功能独具风格的建筑艺术,以其优美的曲调和多声部自然和声的“嘎老”(也称大歌)为主要品类的独特音乐艺术,以及其久负盛名的玉屏箫和被誉为“东方橄榄球”的抢花炮等等,都是名扬中外的文化瑰宝!挖掘、研究和弘扬侗族传统文化,对于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指南。以侗族为研究对象的侗学学科,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侗族的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宗教等等方面,以揭示侗族和侗族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侗民族的全面发展与繁荣。

侗学研究要和民族学及民族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哲学、宗教学等等学科的研究相结合,以丰富和完善侗学体系,更好地为侗族的发展与繁荣服务。因此,广泛深入地开展侗学研究,不仅对侗学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对侗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整个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对各民族人民的共同繁荣昌盛，也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希望一切热心于侗学研究的仁人志士，都来积极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在提供给读者的这个集子，就是从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中精选编辑而成的。它涉及侗学学科建设，侗族的族称、来源，侗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侗族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习俗、文学、音乐、戏剧、语言、文字、教育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众多的学科和门类。尽管这些论文深度还不够，水平还不很高，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翔实材料，引出了许多课题，却为今后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鉴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本集子由学会编辑组选编、审定。编辑组组成：主编张人位，副主编吴永清，编辑吴廷栋、张民、麻光炳、伍华权、龙玉成、龙向超、杨发乐、杨顺清。参加编辑加工的还有石开忠、潘盛之、刘汝才、杨成星等同志。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还得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旺贵、贵州省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吴启堂以及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集子所选编的文章，编者只作某些删节、文字加工和技术处理，其基本观点则本着“双百”方针和“文责自负”原则，基本不作改动。

编辑组的同志都在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担负着自身的工作任务，较为繁忙，是挤出有限的时间进行选编的。同时也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讹误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编者 1990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谈谈侗族研究与侗学的建设	向 零 (1)
关于侗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吴永清 (13)
深化侗学研究之浅见	马贤伦 (29)
续《从祭祖歌探讨侗族迁徙》	张 民 (38)
论侗族“源”“流”问题	龙玉成 (59)
侗族族源研究与方法论	麻光炳 (71)
侗族形成与唐宋羁縻政策的关系	吴廷栋 (84)
近年来新晃地区考古新发现概述	汤宗悟 (91)
侗族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	黄才贵 (98)
对侗族活动区域变化及其动因的探讨	吴治德 (110)
出土思州古铜锣初探	王元洪 (117)
侗族社会的款组织及其特点	杨昌嗣 (122)
论“侗款”的社会历史作用	吴 江 (134)
“侗款”三题	潘盛之 (140)
对侗族南部和北部某些民族特征变态现象之研究	张人位 (152)
略谈侗族南北地区传统文化的差异及其成因	秦秀强 (165)
桂北侗族的社会民俗	莫虚光 陈维刚 陈 衣 (172)
试谈明代知县论侗族	吴万源 (187)
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试探	杨顺清 (195)

侗族“坐仓脚”习俗的由来和变异·····	吴展明 (203)
款场侗族酒俗散论·····	周昌武 (208)
改造侗族滞后文化浅论·····	杨传柱 (215)
侗族社会文化浅谈·····	姜大谦 (224)
试论侗族鼓楼的社会属性·····	陈维刚 (233)
侗族“创世款”的进化思想·····	吴能夫 (237)
试论侗族民间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形象·····	石志军 (243)
“侗耶”初探·····	杨灿业 (253)
谈侗歌翻译的几个问题·····	杨通山 (268)
侗戏音乐的渊源及分类·····	张 勇 (273)
漫谈侗戏改革·····	杨盛中 (283)
侗语与侗族研究·····	石 林 (287)
侗语规范问题探讨·····	潘永荣 (300)
侗语词及词组的重叠形式·····	谭厚锋 (306)
榕江寨蒿寨侗语的语音现象·····	刘汝才 (317)
浅谈侗族自治意识与自治权实施的关系·····	杨灿瑜 (332)
试论民族的分布·····	石开忠 (339)
侗族教育的战略任务和措施·····	王灿元 (348)
振兴侗族地区经济必须狠抓基础教育·····	杨胜益 (351)
双语文教学浅议·····	石宗庆 杨秀斌 (356)
侗乡民族工业发展路子初探·····	吴宗源 (364)
建立湘黔桂边区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区·····	粟明清 (371)

谈谈侗族研究与侗学的建设

向 零

侗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人口约二百万，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毗连地带。侗族人口较集中的县在贵州省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的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从江、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等县；铜仁地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铜仁、石阡、江口等县和万山特区；在湖南省有新晃、通道、芷江3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黔阳、会同、绥宁、新宁等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等；还有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等县（市）也有部份侗族居住。

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祖国的统一，为国土的开发，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侗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新中国的成立为侗族兴旺发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解放40年来，侗族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当今侗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向前迈进，为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艰苦奋斗。

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历来都很重视民族研究工作，对侗族的研究也不例外。解放40年来，对侗族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在学术上发表了不少的专著、研究

论文和各种文献资料，在干部培养上，造就了一批专业人员和许许多多的兼职研究人才。所有这些，都为全面开展侗族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将侗族研究状况和侗学建设问题，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同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侗族研究概述

对于侗族的研究，可以说是从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的。在解放前虽然有一些民族学、社会学者在调查和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如研究苗族、黎族、壮族的同时，对侗族有所提及，在一些方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记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多的研究者把侗族列入苗瑶夷壮之中，侗族还未被人们所认识，从而也就不可能把她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经过民族识别，确定了侗族作为单一的民族，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也只有在这时，对侗族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对侗族全面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研究工作也随之逐步开展，概括起来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开展对侗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及侗族历史的研究。这项工作始于1958年，当时在中央民委的安排下，贵州、湖南、广西3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对分布在三省（区）内的侗族进行调查研究，并在这基础上编写侗族简史简志，此项工作到1963年告一段落，内部出版了《侗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侗族研究被迫停止。1979年国家民委提出编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牵头，组织了贵州、广西、和北京方面的研究人员参加，成立《侗族简史编写组》，编写人员在侗族简史简志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对1963年书稿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于1985年出版了《侗族简史》。《侗族简史》的编写

与出版为侗族研究在理论探讨、史料积累、治学经验等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为侗族研究作了可喜的奠基工作。与此同时，侗族聚居的各自治地方也编写出版了自治地方概况，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玉屏侗族自治县概况》、《通道侗族自治县概况》、《新晃侗族自治县概况》、《芷江侗族自治县概况》、《三江侗族自治县概况》等。所有这些，都为侗族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开展侗族语言的调查和侗文的创制。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的帮助下，在黔、湘、桂三省对侗族语言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了侗文方案，于1958年在贵州省会贵阳市召开了侗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并通过了《侗族文字方案》（草案），后经中央民委批准试验推行。经过对侗族语言的调查，研究课题旁及侗族文学艺术的研究，如对侗族的神话、传说、诗歌、说唱的搜集整理等等，为后来的侗族文学艺术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开展对侗族民间文学、古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1958年在贵州省文联的组织下，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侗族地区进行广泛地调查，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歌、史诗、传说、故事，编印了一大批侗族民间文学资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侗族民间文学和古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现繁荣的景象，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和翻译资料，如《侗乡风情录》、《侗族祖先哪里来》、《刘平王吴勉》、《侗族情歌》、《侗族琵琶歌》以及《侗款》、《侗垒》、《三宝侗族琵琶歌》等等。这些丰富资料的翻译出版为侗族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四、开展对侗族文学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侗族文学史的编写从1983年开始，经黔、湘、桂三省（区）及北京有关单位的协同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具体帮助下，经编写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于1988年出版发行。《侗族文学

史》的出版，标志着侗族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全面研究侗族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五、关于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这个问题是近几年来热门话题。侗族是一个具有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的民族。在音乐戏剧上，有蜚声中外的多声部合唱的侗族大歌和独具风格的侗戏；在建筑艺术上，有别具风姿巍峨壮观的花桥和鼓楼；在宗教信仰上，有至高无上的萨神（女神）崇拜等等。近几年来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如侗族大歌的演唱已为世人所熟知。对侗族大歌的研究，近几年来也有很大进展，出版了一批介绍和研究侗族大歌及侗戏的著作。对鼓楼、花桥的研究，从建筑学、美学角度上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它涉及了侗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对侗族萨神（女神）的研究也引起侗族研究者和广大侗族干部的关注。对侗族萨神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同时，通过对萨神的研究，它还表现在对侗族历史、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历史人物、文化生活、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对侗族萨神的研究，是侗族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侗族研究向深层发展的标志。

上述对侗族研究的几个方面，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表明了侗族研究已经全面开展，道路已经开拓，为侗学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可以说，经过建国40年来的努力，侗族研究有了较好的基础，这是我们深入研究侗族的基本条件。

第六、侗族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侗族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还很多，现将几个大家较感兴趣的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其一关于侗族的族称与族源问题。侗族族称，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由古代“溪峒之民”、“洞民”、“洞人”的泛称

而逐渐演变成为侗族的专称，二是侗族有自己的称谓，自称为“更”(gaeml)、“金”(Jaeml)；而更、金的解释又有多种含意，各有不同的理解。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我国宋代文献出现了“仡伶”族称的记载，是侗族专称的开始，“仡伶”的急读声是侗族自称“更”(gaeml)音近，可能是以汉字双音切记载侗族的译音。总之侗族名称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至于族源，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侗族是古越人的一个支系发展而成。但究竟是古越人的哪一支发展而成今天的侗族，意见则很不一致。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骆越发展而成；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干越发展而成；第三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武陵蛮中的一支发展而成。目前，侗族族源的研究兴趣较为浓厚，分歧也很大。

其二关于侗族是否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编写侗族简史时，曾经进行过热烈的争论和探讨，多数学者认为：侗族地区是全国的组成部份，中原汉族封建势力相当强大，侗族地区则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并缓慢地发展，由于中央王朝势力的不断深入，在其强大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使侗族地区的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唐代称为“蛮夷腹心”的侗族居住地出现了“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的状况。土地原为农村公社所有转化为氏族酋长占有，进入以劳役地租为标志的封建经济形态，“男丁”与“酋长”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阶级。从而由农村公社跨越了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侗族社会经过奴隶制发展阶段，其依据是在一些历史文献中记载有“爷头”和“洞崽”两个阶层的划分，它们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在解放前夕侗族某些村寨还保留有“腊更”(lagx gaeml)与“补瓜”(boux guah)的痕迹，这也就是“爷头”和“洞崽”的社会遗存，认为它们的关系应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侗族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仍值

得探讨。

其三关于侗族萨神（女神）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几年引起人们关注的研究课题。信奉萨神（又叫萨玛天子、萨玛、萨岁、萨丙、萨堂、达摩天子）是侗族全民的共同信仰。在侗族南部方言区几乎村村寨寨设坛供奉，在北部方言区乃至远离侗族腹心地区的鄂西侗族村寨，仍有信奉萨神的痕迹，如把萨神称为大奶奶等。萨神是侗族共同信奉的至高无上的女神。侗族村寨凡有集体活动如每年秋后村寨间举行斗牛比赛、吃相思（村寨间集体作客）、春节玩龙灯乃至械斗、战争，在出发前要到萨坛的祭祀，遇有天灾如水旱灾荒或瘟疫流行更要祭祀萨神，在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日要向萨神敬香敬茶，人们无不对萨神虔诚的崇拜。对萨神的研究是对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认为萨神崇拜是原始社会母系崇拜的象征，是对女始祖的崇拜；二是认为萨神崇拜是对侗族古代社会某一具体人物的崇拜，即对某一位女英雄人物的崇拜；三是认为萨神是人类远古时代多神崇拜中的太阳神崇拜等等。侗族萨神崇拜在侗族社会中影响极其广泛和深远，她对维系侗族社会的内聚力、维系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意识的产生起着巨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民族意志的标志和民族精神的支柱。同时，围绕祭祀萨神活动还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是保持和传承侗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因之对侗族萨神的研究，是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需要侗族研究工作者及广大侗族干部努力加以探索。

二、关于侗学的建设

侗学学科的建立，是在全面、深入对侗族开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份。关于侗学的建设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个

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1) 为什么要建立侗学，有没有建立的基础？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一门学科的设立，不是由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它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侗学研究来说，它是民族学在对我国各民族研究日益深入，分工日益精细，研究领域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而产生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它有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这三个方面看，以侗族为对象的研究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40年的时间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侗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同样是应用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结合侗族的实际开展对侗族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对侗族研究是否有建立独立学科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有没有建立侗学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研究基础资料问题。诚然，在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侗族研究资料，但是解放40年来，中央和湖南、贵州、广西、湖北等省（区）有关单位以及各自治州、自治县对侗族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作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了一批专著和研究资料，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侗族研究系列资料，为侗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二是研究领域问题。对侗族的研究，40年来，由于各方面人士的努力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在史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艺术、音乐、戏剧等方面的研究均做出良好的成绩。三是研究人才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省、州均建立了民族研究机构和民族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侗学研究人才。同时随着对侗族各个领域不断地开展研究，广泛地引起了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学者对侗学研究的兴趣，许多同志做出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下，侗族出身的专业和业余研究人员不断地涌现，已初步形成了有汉族、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参加的侗学研究队伍，这是建

立侗学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以侗族为研究对象的侗学学科的建立是有基础的。

(2) 侗学研究的意义。侗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侗族地区处在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东及雪峰山，西连苗岭雷公山，北达武陵山、佛顶山，南接越城岭、九万大山，在这广袤数百公里的地带，是侗族长期以来休养生息的地方。这一地带是湘、黔、桂三省（区）自然地理的交界处，又是三省（区）政治势力的结合部，也是侗、汉、苗、瑶、壮、水等民族在历史上迁徙往来的走廊。这种地理的、政治的、民族的错综复杂情况，构成了侗族地区的地理政治、民族构成的特殊环境。长期来侗族人民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奋斗拼搏，并得以生存下来，从而构成了侗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的特点。对侗族这种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特点的研究，探讨其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其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逐步做到对侗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有所认识和了解，对侗族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周围民族特别是壮侗语诸民族的了解，从而有助于研究周围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对侗族的深入研究，主要是侗学的任务，但同时也可以把研究侗族的成果作为研究周围民族的借鉴，进而为研究我国南方民族、古越族的研究作出贡献。

(3) 侗学研究的宗旨和方法。侗学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是侗民族，它是中国民族学族别研究的范畴。它的基础理论，也应该是历史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当今中国民族问题的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为实现这个总目标，要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从民族问题来说，对各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入认识，也就是说认识国情、族情是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侗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她和全国各民族一样也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要实现民族繁荣和发展。促进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这就是今天我们提出建

立侗学研究的宗旨。为达此目的，侗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①实地调查。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对研究对象作全面、深入的调查。侗学研究尤其是这样，因为它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加上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研究遗产，所以对侗族的历史和现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要进行调查。因此，鼓励研究人员深入侗乡，从现实问题入手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支系进行系统的调查。②发掘、整理古籍文献资料，对流传于民间的口头传承的或用汉字记侗音的古歌、款词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的，经书唱本等等都应大力发掘，这些是保存侗族传统文化的储存库。这项工作属于抢救性质的工作，应有紧迫感，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出版，建设一系列的侗族历史文化资料。③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的方法。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专门研究。在各专门类别研究的基础，综合起来对整个民族的研究，只有全面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对侗族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也才有可能找到侗族发展的规律。只有在熟知族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实际出发，依据自己的条件走民族繁荣发展之路。对侗族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当代侗学研究者和广大侗族干部的光荣职责，这也是建设侗学的客观要求。

（4）侗学研究的任务。前面已经谈到，40年来侗族研究在史学、文学、语言学以音乐、戏剧、建筑艺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做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积累了一批资料，培养造就了一批研究人才，这仅仅是建设中国侗学研究的基础。从侗学建设长远观点看，今后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人们不断地努力完成。其基本任务，个人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侗族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这一问题的探讨，以解决侗民族形成的诸多问题。例如侗族先民与侗族的关系，侗族形成的时间和地域，侗族的源流与侗族的迁徙，侗族与壮侗语诸民

族的关系，侗族与汉族的关系，侗族与苗瑶民族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人们从具体的史实、事件、事例中提高理论认识，不断地从实践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反复实践和认识，以达到解决侗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同时，通过对侗族与其周围民族的研究，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建设将做出有益的贡献。

第二、研究侗族文化，主要是研究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探讨其发展的规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促进繁荣。通过对侗族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古代文化遗存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侗族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探讨侗族文化与周围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关系；有助于探讨侗族文化在缔造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侗族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振兴中华做贡献。

第三、研究侗族的宗教信仰与民族心理。侗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属于原始宗教，信巫覡敬鬼神，在侗族农村还很盛行。要克服这种现象，除大力发展经济、教育事业和提高人民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外，还要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民族心理来加以研究。对侗族萨神（女神）信仰的研究，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侗族萨神信仰虽未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它还没有成套的教规、教义和宗教组织，但她确实是广大侗族崇拜的一位尊神。对她的敬奉有一定的礼仪、禁忌和组织形式，对她的信仰又是民族性的，而且与人们实际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原始宗教信仰与萨神信仰对民族心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之对它的研究与民族心理研究密切相关，应列为侗学研究的一项任务。

第四、研究侗族语言和文字。侗族过去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历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靠口耳传承。1958年创制了侗文，但由于种种原因，侗文推行时断时续，因之使用范围是有限的。作为一个文明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可想象的，对侗文的推行